

將竄逃海外的亂港分子繩之以法

新聞背後 卓銘

第二十屆世界警察和消防員運動會日前在加拿大圓滿結束，香港紀律部隊取得歷屆最好成績，再次為世界展示香港紀律部隊的出色水平。但整個賽事並非一帆風順，一小撮海外反中亂港分子藉機生事，不但將本應宣揚體育精神與和平友誼的比賽進行政治炒作，更用各種下三濫手段污名化、干擾紀律部隊表現。這再一次說明，即使是面對竄逃海外的亂港分子，特區政府也不能忽視其對國家安全的危害，必須依法追究到底，繩之以法。

今次世警會是全球新冠疫情消退後舉辦的第一屆賽事，本應跨越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藩籬，作為全球紀律部隊透過體育交流的一次盛事。可惜的是，一小撮反中亂港分子的低劣政治騷擾，為其沾上了污點。

在本港紀律部隊代表團尚未出發之際，當地就已經有反中亂港分子串連反華政客叫囂要抵制香港警隊入境加拿大。而由香港代表團到場時起，無論機場、街道或會

場外，都有反中亂港分子跟蹤錄影，不斷試圖挑釁紀律部員成員，更將相關隊員的相片和影片上傳到網上「起底」。可以說世警會期間，本港紀律部隊不單面對比賽對手的挑戰，更要應對這些來自四方八面的滋擾。

但「路遙知馬力」，面對反中亂港分子的滋擾，香港紀律部隊成員處變不驚，始終沉着應對，秉持堅毅克制的專業精神，同時也毫不影響比賽中的表現，成功取得佳績，也是「說好香港故事」的最佳實踐。就如同面對非法「佔中」、旺角暴亂、修例風波等複雜嚴峻局勢時一樣，香港紀律部隊始終團結一致、恪盡職責，無懼無畏、忍辱負重，維護秩序、捍衛法治，不愧為國家安全、香港穩定和民眾福祉的堅強守護者。

從結果上而言，雖然反中亂港分子的小丑戲沒有對香港代表團的成績帶來影響，但這不代表特區政府應輕輕帶過此事。就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日前出席迎儀式時

所說，美西方外部勢力仍會繼續抹黑「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下的香港，堅決防範化解這些大大小小的風險挑戰是重中之重。特區政府各支紀律部隊，以至整個特區政府定會謹守崗位，繼續聯同社會各界，貫徹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的原則，堅定不移地保護好香港的安全、國家的安全，任何人或組織企圖搞亂香港、破壞香港，絕對不會得逞，也定必以失敗告終。

「域外效力」不是紙老虎

就如同警方國安處早前宣布懸紅通緝8名海外逃犯一樣。反中亂港分子不要妄想以為逃到海外，就可以逃過法律制裁，逍遙法外。香港國安法具備「域外效力」，即使在境外觸犯國安法，同樣可被香港特區政府乃至中央政府追究法律責任。事實上，當日警方一公布通緝令，8名涉事逃犯都只敢「深潛」，待數日後才不得不「浮上水」向支持者交代回應，有人口說通緝令「對我安全無影響」、「不會感到害怕」

云云，卻又稱希望人身安全能得到所在地政府保護。足以證明，國安法的「域外效力」確實令竄逃海外的反中亂港分子惶惶不可終日。

這次在世警會期間抹黑和騷擾香港紀律部隊的反中亂港分子，也許以為自己身處外國，就可以肆意妄為，又或者以為香港國安法不會影響到自己。但他們錯了。就算沒有即時被捕，但國安法依然可以凍結限制、沒收及充公其在香港的財產、截斷其資金鏈，查出他們在香港和外國的聯繫人、同黨和金主，並以此採取執法行動。

必須看到的是，這些干擾並不是反中亂港分子的「單獨行動」，當地反華議員、反華媒體也同樣作出配合，前者發起聯署要求禁止向香港紀律部隊發出簽證，後者則用誇大手法作出抹黑和污名化。這些都很明顯是裏應外合的合作，就像過去有外國議員用自編自導自演形式「邀請」反中亂港分子擔任「證人」一樣，目的都是為了從實體和精神上打擊香港的執法隊伍，

妄圖再令香港的維護國家安全制度中門大開。

這些事件一再證明反中亂港勢力死心不息，不會放過任何機會作亂。除了特區政府要積極依法追究外，香港市民也要保持警惕，防範其挑撥離間，更要共同反對其造謠抹黑。經過修例風波的慘痛教訓，香港市民親眼見證着香港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社會早已認清誰是香港繁榮穩定和「一國兩制」實踐的維護者、誰是香港繁榮穩定和「一國兩制」實踐的破壞者，必定不會再被人所蠱惑和蒙蔽。

正如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指出，那些反中亂港分子如此喪心病狂地抹黑攻擊香港特區紀律部隊，恰恰證明香港特區紀律部隊是他們從事罪惡活動的強大剋星，也正暴露出他們對香港特區紀律部隊維護法治正義的恐慌畏懼。中央政府也會堅決支持特區政府將竄逃海外的亂港分子繩之以法，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除惡務盡，堅定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信心和決心。

國家憲法應列法律必修課



靜思明路
湯家驊

回歸後，香港特區其中一個引起社會熱議的話題是「人大釋法」。香港有些人，包括法律界不但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能和權力認知不深，甚至連對國家憲法和「一國兩制」的關係亦存在相當程度的誤解，有法律界人士甚至曾公開聲稱，國家憲法在「一國兩制」下並不適用於香港，或與香港無關。這些誤解對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構成相當程度的挑戰。

對國家憲法認識不深，甚至存在誤解的原因是有其歷史背景的。回歸前，在港英政府管治下，香港人沒有面對憲制問題的經驗。彼時香港沒有「憲法」，英國本身也沒有成文憲法，但回歸後，我們一夜之間重回祖國這個有憲法保障的大家庭，我們更有一份名為基本法的憲制性文件。在「一國兩制」下，當出現一些憲制爭議的時候，我們應該如何面對和處理？這正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從根本原則來看，特區面對的一些挑戰和矛盾，或多或少也與我們的法制有關。基本法容許我們繼續行使普通法，在普通法國家中，所有憲制問題均歸由一般法庭處理；英國如是，美國也如是。但在大陸法國家中，憲制問題一般而言並非由一般法庭處理，而是由一些具有相當色彩的特別法庭，有的被稱為憲制法庭，有的被稱為憲制委員會處理。無論名稱為何，這些都不是一般的法庭。舉例，在法國，憲制法庭成員包括前總統；明顯地，不是所有總統皆是法律專業人士，所以法國憲制法庭的法官並不全是由法律專業人士出任。在意大利，憲制委員會是由議會選舉出來的，因此受議會影響程度相當大。從這角度看，大家可能開始明白人大常委會在憲法上的位置和職能是什麼。

法律界要加深對憲法的認識

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全國人大這一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憲法賦予人大常委會解釋憲法的權力。留意這是一種立法解釋而非司法解釋，分別是立法解釋是建立一般原則性的法律，適用於所有情況；司法解釋是處理法庭面前訴訟雙方的權益與勝敗，因此可見兩者分別是相當大的。

從特區的角度來看，大家可以理解立法會和法庭的分別，人大常委會的工作和職能正正是接近立法會多於法庭。因此人大常委會在行使其憲法解釋權時，並不會干預任何司法審判，亦因如此，更不可能影響香港法治；相反，香港法庭需要跟循及引用立法機關所訂下的法律，同樣道理，亦應跟循及引用人大常委會所作出的憲法解釋。

說到這裏，大家可能會開始理解，要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確實應加深我們對國家憲法和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運作和職能的認識。可惜，直至今日，本港三間大學的法律系在這方面仍只是拖拖拉拉，並沒有嘗試名正言順地把國家憲法列為必修的法律課程。從另一角度看，香港特區是國家的一個重要城市，我們的大學無論在國家排行榜上或世界排行榜上均位居高處。既是如此，為何我們過去這麼多年也出不了一個能與內地其他大學互相輝映之國家憲法專家？

有些人可能認為要求一般人深入了解國家憲法是不太符合實際情況，但為何我們的律師卻對國家憲法認識仍是如此不多，甚至存在誤解呢？筆者深信，要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法律界對如何深入了解國家憲法確是必須快馬加鞭。

行政會議成員、民主思路召集人、資深大律師

數碼科技到底是教學工具，還是教學內容？



文教非常談
鄧飛

7月2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2023年《全球教育監測報告》，呼籲各國對教育中的技術使用進行適當的監管，確保技術永遠不會取代由教師主導的面對面教學。報告同時對過度使用智能手機類產品表示擔憂，呼籲世界各地的中小學校禁止使用智能手機。

報告一出，幾乎在全球教育界掀起大爭論。香港雖然對此報道不算多，但還是引起教育界和家長們相當程度的關注。根據該報告的研究顯示，使用包括智能手機在內的數碼科技工具，事實上對師生互動的人際關係實踐式教育、學生學習專注力和學習成效問題，都產生相當的負面作用。另外，過度使用這些電子產品對於低年級學生的視力健康也造成實質性的危害，而城鄉之間、不同階層之間在使用數碼電子產品作學習用途上的貧富不均，又直接加劇了教育公平性問題。

應主動制定STEM教育框架

不過在三年疫情期間，停課和網課的實施實際上又大幅度提升了電子學習（e-learning）的普及程度。另外，在當今這個創新科技爆炸式增長的年代，推動STEM創科教育的重要性是怎麼強調都不為過的，教育又怎能沒有了數碼電子產品？而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興起，更進一步加深了教育界和社會各界對人工智能衝擊與應用的集體焦慮。歸根結底一句話：如何為數碼電子產品作教育上的定位？或者概括得更精準一些：數碼科技到底是用作教育的工具，還是作為教育的內容？如果工具與內容同樣重要，那麼如何平衡乃至消除上述報告所提及的數碼電子產品對教育產生的負面作用，而又不影響其作為教育工具和內容的普遍使用和普及教育呢？

筆者認為，首先作為教育內容的角度來講，廣義上的數碼科技應該成為普及教育的核心學習元素，同時清晰界定在不同學習階段中，同學們應該學習什麼數碼科技和STEM內容。根據2023年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一份資料摘要指出，全球已就STEM教育推動了不少教育改革，但學術界仍在爭論其理念和實踐機制，尚未有一致的「認定定義和方法」（IN08／

2023）。但正因如此，香港應該敢為人先，在教育上應該主動作為，制定包括數碼科技在內的STEM教育之應有框架，而不是被動等待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做成之後，我們才亦步亦趨，拾人牙慧。

正如香港工業總會也在2022年7月委託香港理工大學進行調查研究，並提出了《STEM產品認證框架研究報告》（這一點要感謝立法會同事陳祖恒議員的提醒，方才得知），率先提出了STEM教育產品應該具備的各類指標和元素，可以說是在STEM界定方面的破題之舉。另外，課程發展議會屬下的STEAM教育常務委員會，其職責也是編定STEAM教育的學習框架，也就是不同年級所應該學習的內容，值得期待和進一步審視。

簡而言之，一方面我們不必去等待其他國家和地區的STEM創科教育走出成熟模式，然後再去模仿，而是應該主動作為，同時與內地教育界保持緊密的合作和聯繫，因為內地在STEAM創科教育方面很早就進行大膽的嘗試，「人工智能」也成為高考的選修科目，同時內地教育界又一直有教研（教學研究，研究如何把課程目標和綱要更有效地落實在課堂教學上）的制度設置和實踐傳統，因此在檢視教學成效和優化課堂教學方面，相比只重教師個人教學經驗累積的香港教育實踐來說，來得更加科學和客觀。

其次，從作為教育工具使用的角度來講，學童視力健康和公平應該放在優先地位。簡單來說，作為教育工具的應用和作為教育內容的推進，應該同步逐級而上；越是低年級，數碼工具在課堂教學中應該用得越少或者越謹慎，數碼科技內容也越是屬於基礎性，既然是基礎性，對於數碼工具的教學依賴程度也就相對較低。例如，人工智能和編寫程式當然是非常重要的數碼科學教育內容，但其基礎知識還是離不開數學和語言邏輯，例如線性代數、概率論、統計學等。數學是理工學科之母，打好數學基礎知識對於數碼科學教育和STEM教育之決定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學數學不一定非要用平板電腦來學習，儘管網上的確有許多能夠提升學習興趣和效率的應用程式，但對於尚在身體發育時期的低年級學童來說，課堂教學還是要審慎，還是要首先考慮同學們的視力健康。除非教育工具和內容恰好是兩者重合的，例如低年級學習micro:bit和高年級學習Arduino之類電腦程式的編寫，那當然要免不了要使用

數碼工具。但使用之餘，就無需為使用而使用，明明應該面對面師生互動和學生之間互動，卻偏要捨真實而就虛擬，這就畫蛇添足、多此一舉了。

當然，筆者並不是要求教育部門就着如何平衡使用數碼工具來促進教學和學生視力健康、同儕互動方面，又出若干份教學指引。指引倒是次要，還是要相信和尊重教育界對此的專業判斷。

採取措施減少數碼貧富差距

另外，聯合國報告中也特別強調，不同階層之間的學生，在使用數碼工具學習的時候，存在明顯的貧富差異，使得教育公平問題因數碼科技應用而進一步加深，富者運用科技創意無限，貧者連上網費用都未必能支付。對於這一點，筆者要點讚特區政府和各界有心人士在疫情網課期間，大力投入資源，幫助有需要的家庭和學生購置數碼智能產品，以及在家中安裝上網設施。

對於數碼工具在教育上的貧富差異問題，筆者認為特區政府和各界有心人士只需繼續深化對弱勢家庭的資助便可，特別是因應web 3.0技術標準開始取現有的技術產品，做到資助跟貼科技發展，減少數碼貧富差距。

筆者上述，只是一家之言，旨在拋磚引玉。更為全面而合乎教育規律和政策邏輯的做法，應該是發起一場關於如何定位數碼科技乃至STEM教育的業界和社會大討論，一如在2000年啟動的教育改革一樣，當時在教育界廣泛邀請大中小幼稚特等業界人士，以及家長和商界等社會各界，就着香港學制、課程等各種教育議題，展開最大範圍的意見蒐集和整理，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教育改革政策方案。

筆者當然不是主張再來一場這樣翻天覆地的教育改革，重點在於這是一種集思廣益的工作方法，也是一種最大範圍的調查研究。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7月23日在湖北省武漢市主持召開的部分省市負責人座談會，指出：「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決策權。」

包括數碼科技和STEM在內的創科教育，是一項關乎未來創新科技發展的人才培育，教育是國之大計，創科教育則是大計中的大計，如何規劃和推動落實這項大計，是值得也應該進行一場讓教育界和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調查研究。立法會議員、教聯會副會長

韓「童軍大露營」亂象折射出什麼？

讀者來稿 子殷

在韓國舉行的「世界童軍大露營」活動狀況不斷，短短一周時間內上千人因中暑、蚊蟲叮咬等就醫，美國、英國等代表團紛紛提前離營。韓媒痛批韓國政府的準備和組織工作漏洞百出，導致露營活動變成「生存遊戲」，令韓國淪為國際笑柄。

其實，經過多年籌備，仍然出現如此嚴重的紕漏，不僅說明了韓國當局的執政能力，也在折射出以何種態度對待下一代成長。是放任不管、隨心所欲，還是真心關愛、全力以赴，決定了下一代有怎樣的成長環境。

4年一度的童軍盛會，原定8月1日至8月12日在韓國西部的全羅北道扶安郡新萬金海濱舉行，吸引了來自156個國家和地區

總共逾4.3萬人參加，大多數參加者在14至18歲，90%不是韓國人。不過活動從一開始便暴露諸多問題，短短數日有多達近千人因中暑等問題入院治療，最終導致活動腰斬。一連串運作，說明了兩大問題：

一是重視程度不足。雖然經過兩屆政府近6年時間的籌備，但仍然出現如此低級錯誤。雖然可以用「極端天氣」來解說，但實質上還是對活動的重視程度不夠，這也不僅僅只是該活動籌備機構的問題，更是整個韓國政府的問題。英國廣播公司早前報道，英國童軍總會主席海德（Matt Hyde）受訪指出大會存在缺乏遮蔭、食物不足、衛生條件差及醫療服務不足這四大缺點，批評主辦單位改善得「太太太慢」。他說：「主辦方使我們很失望。因為我們抵埗前，到達後已反覆提出了某些憂慮，

他們承諾會處理，然而卻沒有。」官僚主義，準備不足，無視問題，不出問題才怪。

二是應對能力欠缺。整個活動長達11天，第一天就出了問題，但主辦方並沒有及時有效應對。例如，當出現投訴後，主辦單位修建了長達7.4公里的藤索隧道和1720個遮蔭處，但不足以應付4萬人的需求，而原本要讓工作人員使用的「國際青少年領導者中心」，變成安頓中暑患者的臨時安置所，有冷氣的便利店和紀念品店更是人滿為患。一名中暑者在IG上描述說，「急症室面積大概只有首爾連鎖咖啡廳一半大，床位不夠，只能在走廊打點滴」、「不斷有昏倒的外國人送進來，又沒發生戰爭，還以為是戰區呢！」

這些問題，當地媒體早已看出，例如

有報道指出，「童軍大露營」籌備時間長達6年，任何理由都無法解釋如此糟糕的準備工作。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全羅北道曾在自然條件更好的德裕山舉辦過亞太地區童子軍大會，此次卻放棄了德裕山，選擇新萬金這個完全暴露在烈日下的荒地。活動中辦以來，當地政府啟動新萬金東西兩側主幹道、新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並頻繁派官員出國訪問。韓媒質疑，地方政府利用童軍大露營爭取預算，藉機中飽私囊，卻不關心活動籌備情況。

對待下一代成長的態度是關鍵

不論是重視程度不足，還是應對能力欠缺，抑或是出現腐敗問題，這些都還是表象，根本的問題，在於心態。其實，如果換一個活動，不是「童軍大露營」，

而是奧運會或者世界盃，試問會否出現這些低級錯誤？或許有人以為，大露營不過是「兒童活動」，而露營更無需官方準備好，只要隨便應付一下就可。這種對待下一代成長的心態，出問題是早晚的事。

此次活動香港特區相關組織也派出數百名童軍參加，雖然遇到的情況沒有英國童軍那麼惡劣，但昨日他們返港後見到各自父母，不少童軍當場痛哭。回到香港自己的家，自然比在外地好，而見到關心自己的家人，更會感到無比的溫馨。事實上，香港特區重視青少年成長，推出了許多政策，幫助青少年求學就業。而國家也是非常關心下一代成長，真心關顧愛護，這是任何其他國家都無法比較的。當然，我們也要吸取一些成功的經驗做法，不斷優化青少年學生成長的環境。